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鐵笛子 五十、毒火散如煙 一擊功成霹靂子

鐵笛子聞聲回顧，一個道童打扮，身材高大，肩掛一個大紅葫蘆，手持一對又長又大的火篋鉤，頭挽雙髻的怪人突由來路那面凌空飛來，手舞雙鉤，朝黃衣女子撲去。先當來敵是在前面，不曾留意身後突然出現，也未看出人由何處縱起。又見黃衣女子全副心神均在前面，非但身後來敵不曾在意，便那梟鳥一般的怪笑也似專顧前面不聽聽到，眼看道童兇神惡煞一般雙手舞動起一身火花，已由身旁飛過，似要照准黃衣女子當頭下擊，心中一驚，不由急怒交加，揚手便是一串棗核釘照准道童打去。目光到處，剛瞥見黃衣女子身後似有寒光微閃，也未看真。

那道童原因仇人見面，分外眼紅，老遠發現仇敵，悄沒聲飛過來撲上前去，做夢也未想到旁邊樹後還伏有一個強敵。鐵笛子又看出來勢萬分猛惡，左手暗器還未發完，右手鐵笛已連身飛出，運足內家罡氣朝前打去。道童驟出不意固禁不住，鐵笛子也因不聽黃衣女子警告幾乎吃了大虧。

原來來這兩個凶孽正是狄梅師徒，早就想好陰謀，鐵笛子不知敵人兩面夾攻，他這裡剛連人帶兵刃暗器一同飛出，耳聽接連兩聲怒喝，鐵笛子久經大敵，耳目何等靈警，剛聽出敵人怒吼之聲，一前一後，連念頭都不容轉，百忙中只瞥見那身材高大，貌相猙獰，手舞雙鉤，週身火花飛揚的道童似被鐵笛罡氣打傷肩臂，又連中了幾枝棗核釘，隨同怒吼之勢待要轉側，不知怎的一來凌空倒翻出去好幾丈，落地便不再動，手上雙鉤還在發火，衣服似已點燃，別的還未看出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道童第二聲慘號尚未入耳，一股長達兩丈、瀑布也似的火花已似驚虹電射，挾雷霆萬鈞之勢迎面衝來，那火花比那日山亭所見馬、穆二賊所發還要猛惡十倍，火頭約有丈許粗細，中雜霹靂之聲，左近山石林木掃著一點當時炸成粉碎。

鐵笛子驟出不意，這類毒火又極厲害，掃中必死，萬無生理。不料就此危機瞬息千鈞一髮之間，身子忽往上起，腳底一串迅雷火龍也似衝過，好似被人抓住一同飛起，往斜刺裡飛縱出去老遠，耳聽波波連響，接著一聲大震，緊跟著背後一鬆。落地再看，一條人影已往原處電掣飛回，同時瞥見那毒火來處乃是一個貌相醜惡，身材矮胖，穿著一身極華麗的羽衣星冠，週身掛滿葫蘆刀鉤和各種兵器的妖道，左手拿著一口長劍，右手一個精光映日形似鐵筒之物，毒火便由內裡發出。

方才立處忽然多了三人，內中一個好似剛剛抓了自己逃出險地重又飛回，穿著一身前朝山人裝束，雖剛落地，神態卻極安祥，若無其事，斜刺裡飛來一隻比鸚鵡大不許多，通體白毛如霜，似鷹非鷹的小鳥，一到便落向那人肩上，另兩人做一路趕來，也剛到達，正是藥夫子和苦沙彌。

三人彷彿久別重逢，正在說笑，眼前敵人全沒一人理會。只見黃衣女子由亂石堆中現身，先和敵人對立在兩丈以外，雙方都以全神注對面，一言不發，方才大股毒火在接連波波兩聲和迅雷也似的大震之後似被來人破去，連妖道手中金筒也被炸成粉碎，散落地，共只被人搶救，飛身而起轉眼之間來人竟將毒火破去。

藥夫子、苦沙彌也同突然現身，以自己的耳目事前竟未看出那是怎麼來的，別的不說，單這神速的動作也是驚人。

照此形勢分明占定上風無疑，忙趕過去想朝三人禮見時，那前朝山人打扮的一個首先開口笑道：「旺子不必多禮，你怎如此粗心大意，人家不要你冒失出手自有原因，偏要累我多管閒事，方才形勢險惡已極，如非苦沙彌搶救得急，我還當他師徒三人是有心的呢。」

鐵笛子見那人看去只有四十來歲，中等身材，貌相甚是英秀，人更安祥，苦沙彌對他執禮甚恭，便藥夫子口氣也十分謙敬，料是一位極有名的老前輩，行禮之後方要請問，那人已先答道：「我叫楊山人，將來問你師父自會知我來歷，我還有事，此時無暇和你多談。妖道狄梅積惡如山，萬萬容他不得，但是我們均不喜兩打一，如被逃走我還要追去呢。」

藥夫子聞言喜道：「楊老前輩竟是為了這廝而來麼，怎不早說一聲，白費許多事，還幾乎使祖旺（鐵笛子本名）受到誤傷。後輩師徒三人原因祖旺幫了我們的忙，還受虛驚，心中不安。又知新桃源人間樂土，個個好人，恰巧苦沙彌探得他有對頭來犯，內有一人業已先到山口外面隱伏，因其人雖剛復自私，曾經受過多年教訓，曾經立誓痛改前非，決不至於任意行兇，欺凌善良，便他以前也無多大惡跡，只要應付得宜便可無事。」

「我們只囑咐祖旺他們留意，沒有過問。只知後崖這面來敵最凶，內有一個穿荷花衣道童打扮的凶孽尤為厲害，我雖生疑，不令祖旺他們參與，意欲代他消滅來敵，以作報德之計。先還不曾斷定來這幾個便是昔年兀南公門下餘孽，後連殺了三個均未說出他的來歷，未了一個見機先逃，被苦沙彌趕來迎住，迫於無奈，求生心切，才打出他師父的旗號，想要嚇人保命，就便激將。」

「這時我已由那些殘破的毒藥火器中認出來賊門戶，趕往查問，果然不差。心想，除惡務盡，這班凶孽留在世上早晚是民間一個大害，決計多留十天半月，將乃師引來一齊除去。孽徒已被苦沙彌用他數十年苦功練成的罡氣震傷肺腑，至多保得五六月活命，決無生理。狄梅極惡窮凶，驕狂好勝，得知惡徒全數送終，決不干休，定必趕來。」

「我知此次狄梅雖受賊黨勾引，狼狽為奸，本身還懷有極大野心，想在群賊發難以前搶先下手，派上四個徒弟假裝隱居下面崖洞之中，打算裝神鬧鬼，賣弄障眼法，將那些善良的村民引誘上幾個，自稱神仙下凡，硬說來人生有仙骨，收為徒弟，等到探明村中虛實，再命暗中物色教徒，到時使作內應。」

「他知村中為首這班弟兄姊妹不會上套，只有村民好欺，用此陰謀詭計，到時裡應外合，將為首諸人殺死，再將全數村人制服，做他徒子徒孫，就以新桃源作為根基大開山門，廣收教徒，再以妖言惑眾，準備大舉，使那昔年邪教死灰復燃，做夢也未想到這班久經患難，在祖旺他們弟兄領頭之下業已轉入安樂的村民早已明白是非，分清善惡，村中戒備又極嚴密，人都機警膽勇，誰也不會上他的套。」

「最可笑是他臘月中旬方始來此潛伏，除夕前後便要下手，短短半個月光陰，想迷亂全村人心，非但把事看得太易，做法也真蠢到極點。他料新桃源崖頂定必有人眺望，本意想使林中群鳥驚飛，誘人來探，先試一下，不料卻將殺星引來。我們問出狄梅還有一個最得寵的大弟子蕭靈童，最是兇惡殘忍，尚未到來，立意借此機會一網打盡。」

「那日雪梨下墜，祖旺曾聽頭上振羽之聲，此梨也只太行山深處才有出產，雖曾疑心老前輩或者來此，多半先見森林之中來了強敵，想使祖旺人林窺探，後見愚師徒業已有人前往，臨時變計中止，故未出面，連留了好幾天，均未發現蹤跡。我知老前輩一向神龍見首，天馬行空，照例功成即去，不現蹤跡，也拿不準是否在此，還是路過，人已離開。」

「因這一班凶孽毒火厲害無比，妖道狄梅又有種種教規，事情如其攬在我們身上，他不占得上風，暫時不會再尋新桃源的晦氣，反正崖後可以無慮。前山那面也因來人發生一事，不過明年初三不致發生變故，樂得借此時機多約點人，專心準備應付之策。所以今朝祖旺等四人想要入林窺探，被我們止住，原是一番好意，想是少年人好勝心高，也許覺著自己的事全仗外人相助，還不使其與聞，心中不大願意，午後仍是偷偷趕來。為恐我們知道，並還繞了遠路。」

「我正在東峰望敵，知他心意，覺著今日強敵多半必來，祖旺此行雖極危險，少年人心性也就未便阻止，好在林中有人相待，便由他去。等我發現狄梅師徒分為兩路掩來，忙即趕到，剛看出他那藏處易被發現，想要搶往前面，不料他沒想到小徒黃蓮早有警覺，看好地勢，故意顧前不顧後，實在還是誘敵，一時激於義憤，妄自出手，我師徒雖已趕到，驟出意外，下手仍晚了一步，不是老前輩搶救得快，只差絲毫，他便不死，兩條小腿也非被炸斷不可，真個險極。老前輩這些日來都在這裡麼？」

楊山人笑答：「我起初原是无心路過，因聽沿途苦人對鐵笛子他們歌功頌德，他們村中作為與我昔年的心意許多相合，意欲便道一探虛實，因由東南那面來此。中途發現四個惡賊正在議論，說是當日一早趕到，剛尋到地方，準備行使陰謀毒計等情。我先想

引新桃源這班弟兄前往查探，我在暗中相助，將其除去。

「因這幾個惡徒均是狄梅海外所收，從未見過，只覺身邊毒藥火器有異，料與同類，也未細看，聽了幾句便自離開，並不知這四人來歷。後見你師徒三人在此，業已有人趕去，又聽你和他們說話，知道你和新桃源已成一路，我便隨後跟去，後見黃蓮獨鬥三賊，你和苦沙彌先後趕來，才知來賊底細。

「想起了昔年心願未了，本和兩位同門至交約定，到處搜尋這般凶孽的下落，自是求之不得，一則我向不肯搶人善功，二則惡道只管驕狂，知我在此，難免又逃海外，無法搜尋，所以未在人前露面。雖不曾和你們相見，每日都在用心查探，料定今日惡道師徒必來，你師徒三人固然是能應付。

「到底事隔多年，許多難料，果然毒火厲害，來勢尤為猛惡，我在救人時順手連發兩粒霹靂子，方將它炸成粉碎。如今惡道雖是全身披掛，情急拼命，這類凶孽最是卑鄙無恥，稍有機會仍是非逃不可。如我料得不差，底下的事由我代勞如何？」

說時，鐵笛子早看出那名叫黃蓮的黃衣女子和賊黨對立相持，先用暗器火器拼鬥，黃蓮只用雙手和隨手抓起的碎石樹枝當作暗器朝前打去，掌風呼呼，剛勁無比，所發沙石枝葉碎木之類東西不大，隨手就是一把，可是發將出去均比鏢弩還要厲害。惡道雖未受傷，一身奇形怪狀、五色輝煌的道裝已被打得粉碎，有時吃惡道擋開，或是避過，大蓬打空的殘枝碎葉、沙土石塊打在旁邊大樹之上，十九深嵌入木，刀切也似釘將進去，打到地上便成蜂窩一般的小坑，內家功力與罡氣之強實是高超極點。

狄梅連將身邊兇器發了五六件，都被黃蓮破去，多半打成粉碎。黃蓮雖然全神貫注敵人，目不旁瞬，神態尚還自然，動作也有快有慢，人卻一步一步離開那堆亂石緩緩往前逼去。狄梅仍立原處，憤怒如狂，面容越發瘳厲，不時偷窺這面四人神色，楊山人和藥夫子問答的話語聲不高，相隔也有好幾丈，不知是否被其聽去。眼看黃蓮越逼越近，離開惡道也只六七尺光景。

方想：「惡道固有情急拼命之勢，黃蓮身向前移，雖比那日苦沙彌走法快了不少，但是同一門路，惡道身邊還有兩件兇器不曾發完，不像是逃走意思，莫非還有拿手不成？」心中盤算，因聽楊山人說話，未免分了點神，聽完前言，剛要開口，忽聽一聲怒吼，目光到處，敵我兩條人影彷彿對面猛衝，還未看清，突又由合而分，一東一西，由旁邊電也似急交錯飛馳過去，雙方身法之快簡直少有，再看敵人業已逃走。

原來惡道自從毒藥火器一破，鐵笛子被人救走，認出來了一個大對頭，早知無幸，因料對方都是成名多年的能手，看神氣不致兩打一，先和黃蓮惡鬥，還想先殺敵人乘機逃走，後見敵人厲害，又施出獨門身法，想用內家罡氣連身撲來，對方獨門罡氣一經發動，多麼厲害的兇器也是難當，何況旁邊還立著三四個強敵，內中一個剋星比對面敵人還要可怕，再不見機萬無生路，於是打定逃走主意。

表面假裝情急拼命，暗中準備，看準黃蓮引滿待發之勢，雙方恰巧同時發動。狄梅奸狡非常，知道這幾個敵人全都對他留意，如往來路逃走十九無望。對方罡氣那麼厲害，一被罩住全身，暫時便不死傷也難施展，想好詭計，以進為退，隨同前撲之勢，將腰間火銃鉤就勢一抖，發出兩響綠瑩瑩的火銃，身子一矮，先照准敵人下三路剪到。

黃蓮不知是計，只當敵人妄想拼命，準備用毒火往下半身攻到，週身罡氣業已發動，閃避無及，暗罵凶孽找死，百忙中也將身子微矮，雙手同時往外一翻，呼的一股急風，連身和箭一般照准敵人平射過去，本意反傷敵人，不料狄梅早在暗中蓄好潛力，也是急上加快，就這千鈞一髮之際，隨同雙足一蹬之勢，連身拔起，竟由黃蓮頭上一東一西對衝過去，跟著便是星丸跳擲，接連幾個起落，人已到了林外東山崖腰之上。

鐵笛子見敵人動作如此神速，自己萬迫不上，剛急得要喊，忽聽笑說：「無妨，他逃不走。」側聽藥夫子正招手把黃蓮喊過，楊山人已不知去向。再看狄梅人比壁虎還快，轉眼到了東峰危崖腰上，離頂不遠，快要越過，崖腰下面忽又多了一人，定睛一看，正是楊山人，就這晃眼之間已快追上。

等到狄梅越過峰崖，楊山人也追上峰頂，相繼失蹤，估計雙方相隔不過十餘丈，照那追法轉眼便可追上，第一次見此奇跡，好生驚喜，便向藥夫子師徒三人說明心意，意欲請往村中居住，至少也請少留數日，新春破五再走。

藥夫子笑說：「我們山野之人，清苦生活業已過慣，並非矯情，到了你們那裡反覺拘束。這個還在其次，最重要是還有許多事情未完，難於分身。日前所殺那幾個惡人，除兩叛徒外，內中幾個幫兇尚有不少餘黨，也須即早除去，免留後患。實不相瞞，當初開山教祖連山大師本意是想將那許多旁門異派收在一起，加以感化，因此本門法規甚嚴，人門也是最易。

「不料這班門人良莠不齊，終於發生許多變故，連山大師在月兒島火化以前，曾經召集門下幾個忠實方正的徒弟，當眾示意，令其解散本教，無奈第二弟子執意不肯，結果只清理了幾次門戶，又留下一支宗派，重訂教規之後比前更加嚴厲，異派中人全都怕苦怕難，尤其本教向以墨子為宗，專重捨身救人，自家刻苦，樣樣拘束。

「不是心志堅定決難忍受，又因前兩代祖師遺命，說開山祖師便因廣收並蓄，以為惡人一樣可以感化教好，以致所收徒眾大濫，幾乎鑄成大錯，於是抱著寧缺勿濫之旨，不是其人，任他說得天花亂墜也是無用。為了取才太嚴，人數越來越少，本教也就衰落下來。

「最後到我師弟羊良一代，先因家師墨沙老人去世前三日我因一言之失犯了教規，不應繼為教主，事前我又發現石窟遺書，得知前兩代祖師心意，不願本教再傳下去，便和師父同門密商，意欲照著遺書上之言結束本教，不再流傳，以免將來為了處世偏激，再鑄大錯，或被好惡欺騙混將進來，仗著本門傳授在外橫行為惡。

「結果真正救到的人沒有多少，好心變成惡行，稍有不當，害起人來便無止境，不料先恩師和羊師弟心有成見，不知人在深山之中，無論學得本領多大，極少與人相見，專一隱秘，先與大量苦難人民隔了一條極大鴻溝，如何能救他們？即使每年雲遊之時偶然幫了有限幾個人的忙，這還要對方真到生死關頭，對頭厲害，無人能敵，才肯出手。這等作法，如何救得多人？」

「先師明知我所說有理，仍捨不得那一班徒子徒孫，更捨不得傳了這多年的道統由此中斷，我雖苦口勸說，竟不肯聽，如非尋到遺書與我所說相同，上面並有門人犯了罪惡固應受教規的嚴罰，如其中途心志不投，或是看出本教不合之處，只不肯師叛教，違背誓言，轉為仇敵，平日再未犯什大過，也可向師長稟，自請退出。

「以後對諸同門便成教外之交，非但雙方沒有敵意，如有善言良法向教主說出，還應按照情理虛心接受。先師見我入門多年，共只說過三日前一句錯話，並無其他過失，又有遺書作證，一面誤認我因不能繼承教主心中不快，留在山中將來難免發生爭執，一經脫離本門永無重返之理，連平日所收徒眾也不能帶走一個，這樣可免後患，當時答應。第四日一早他老人家便照教規自斷真氣，以應昔年為了犯過期滿自殺的前言。

「羊師弟卻是我的同門知己，照樣對我恭敬，並還不放我走。後經再三力說，以我本心實是想多救人，見本門師徒行蹤詭秘，多少年來並無多大作為，尤其號稱救人濟世。卻不與大群苦難人民交往，與我當初入門之意相違。自從發現遺書，得知先後經過，越發醒悟，這才毅然請退，並無他意，此後將以行醫為業，專救那些貧苦無告的病人，多少還可做一點事，留在山中彼此無益。

「走時又對他說，我們門下徒眾照著舊規每人都有一樣救人濟世的技能，如不拿將出去，學它何用？師弟最好照我平日所說去做，專對門人言動力用心機只以刻苦鳴高，想要保存本教，不由實際救人去下功夫，決非善策。再說對於門人過於嚴厲，在你以為可以考驗他們心志，實則許多地方不近人情。

「真正善良而明道理的人十九難於忍受，而那好惡之徒正好乘機而入，先以小忠小信取得你的寵信，等把真傳得去，雖不敢明目張膽為所欲為，背後也必做出許多惡事，甚而背師叛教，或者等你去世任意橫行均所難免，務要三思，不可大意等語。

「我走之後，起初不時也往山中訪看，後來見他成見太深，還是以前那一套，對於徒眾反更嚴酷，成就雖非沒有，一些隱伏的危機他竟絲毫不曾想到，我勸他不聽，自家行醫事情又忙，也就難得再去。我早看準他後收那幾個愛徒至少也有兩三人不是善類，

斷定將來必有事變，因此每次往訪，都由門人不奉師命輕易不能前往的兩處地方去尋他，所以連苦沙彌以前均未見到過我。

「日前殺那兩個叛徒最是得寵，也最凶狡，非但乃師被他陰謀暗殺。黃蓮、苦沙彌均吃過他的大苦，下餘兩輩同門也全被他殺光。這兩叛徒自知罪孽深重，動作如鬼，和他勾結的那些幫兇也有限兩人知他底細。他因事鬧太大，連兩個知道此事的門人均被殺以滅口，從此未再收徒。

「全家隱居深山，專一過那荒淫生活，尋常裝著告老歸林、隱居深山的大紳士和性情風雅的隱士高人，絲毫不露一點形跡。等我三人最後查出他的巢穴之時，單他招往山中耕種的土人連男帶女被他陰謀暗殺、強姦逼死的就不知有多少，連山教也就由此終了。

「前數日黃蓮還想保存道統，在師徒相承之下將它延續下去，昨日經我最後勸說，曉以利害，方始變計，從此不再作那復教打算。先除孽黨，再將叛徒殺害的師長同門覓地安葬，一面設法照料他的遺族，從此隨我行醫，並作除暴安良之事。事情甚多，哪有工夫到你村中度歲。

「好在來日方長，相見不遠，方才那位楊老前輩我未得他的話不便明言來歷，逃賊狄梅必被迫上除去。他本無心路過，十九不會回轉，你也無須守候。我師徒三人或者還有再見之時，盛意心領。我雖退出本教多年，以前曾有誓言，許多良好的教規照樣遵守，照例自身的事自己了，這些用來誘敵的殘屍死賊均應由我三人掩埋，不能假手外人。

「你們村中年內雖可無事，狄梅師徒全數伏誅，你那對頭決不知道，又都怕他，不敢違抗，事前並經約定，賊黨決不敢在大舉以前來此窺探，後崖這面如非小心太過，防備萬一，連你們崖頂守望的人均可無須，但是一過除夕便一步緊一步。

「雖然前日得信，你那許多對頭雖想早來，因等狄梅的信，我料至少要到正月月底邊才能大舉，但是敵強人多，並非一路，得信之後全想爭先，零星騷擾多半不免，內中頗有幾個能者。

「你們雖受高人指教，命黑雕飛往各地約人，到底為日無多，準備越充足越好。還有那日所見一人一鳥，我們雖知他的來歷，暫時還不便向眾明說，只你一人可以得知。我因說來話長，寫有一封東帖，本想這裡事完設法與你送去，現在交你，可照上面所說應付，別的俱都無須，各自回村去吧。」

鐵笛子知道這類高人言出必踐，不便違背，又乘機探詢了幾句。得知楊山人同了兩個至交都是前輩高人，為踐昔年之約，特意出山專一搜尋昔年被三人無心放逃的那幾個著名凶擊。因這幾個漏網餘孽有的比狄梅師徒本領還高，比不久來犯新桃源的賊黨厲害得多，惟恐一時疏忽連累旁人受害，故此蹤跡十分隱秘，輕不與人相見，方才一去已不會再來。

此老看似年紀不大，實則行輩甚高，乃是昔年峨嵋三英二雲同時人物，比自己師父老鐵笛子齊全還要高出兩輩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知道對方身有要事，不肯相見，並非失之交臂，悔也無用。且喜方才不曾失禮，對方口氣甚好，神情關切，將來也許能有見到的機會，想了一想，見黃蓮面上已有不耐之容，只得拜別藥夫子師徒三人往回趕去。

鐵笛子剛一過溝，遙望前面崖頂上有數人走動，定睛一看，正是南曼、文嬰同了兩個新來的好友，料因自己出來時久，恐又發生事故，忙即揮手招呼。南曼等見他回轉也就停住，一會趕到，見面才知崖頂守望的壯士方才因聽霹靂爆炸之聲由森林那面傳來，並有五色火花隱現，忙朝下面通知，南曼等四人奉命巡查，正由當地經過，聞言想起鐵笛子此時必早趕到森林，分明遇敵，發生惡鬥，藥夫子師徒三人想必也在那裡，料知來敵決非尋常，忙向大俠智生商計，同往窺探。

還未上崖，便聽守望人報煙消火滅，雷聲已止。等到覓路走上，還未越過崖去，鐵笛子已由林中馳出。雙方說完經過，得知年內無事，越發高興。鐵笛子也未明言前山怪人來歷、日後如何應付的話，到了下面又向眾人說了一遍。離年已近，雖然無事，照樣戒備。眾人本意借此練習，絲毫不曾鬆懈。

光陰易過，一晃到了廿八夜裡，村人個個歡喜，樣樣寬裕，人數又較往年多，還來了好些外來的嘉賓，一面還要準備應敵，因此誰都精神興奮，比哪一年度歲都要熱鬧。加以村人見為首七位弟兄姊妹終年奔走江湖，勞苦功高，難得在家團聚，像今年這樣全數趕回，一同歡樂，這些年來難得遇到。

明年春耕和各種應與應革之事又經公眾商計，想出許多優良完備的方法，照此下去人來越多，年月也越過越好。一過正月半，不管敵人來未，均要按部就班照著預計和各人應做的事拿出全副心力分途下手，求取永久安樂，都想乘此年終歲首空閒時候，一面演習陣法，防禦仇敵，多學一點本領，一面全村同樂，大家快樂上幾天，補償昔年所受勞苦，鼓勵未來進取之志。

不分男女老少都是一條心，這班天真純樸的村人平日勤儉耐勞，分工合作，一旦有此行樂機會，都巴不得當時便能享受，為首諸俠見此盛況也是歡喜，不願違背眾意，又防萬一不過初五發生變故，有煞風景，由除夕夜吃完年飯起始便將村眾所備花燈張掛起來。新桃源雖然深藏亂山之中，但是地勢廣大，除當中十來裡方圓一片盆地外，旁邊還有幾條新開闢出來的山谷，內中地土也有不少。

這大一片地面在全體村眾合力點綴之下，到處燈火輝煌，香光浮動，一到夜來簡直成了燈光花影交織而成的光明美景，笙簫鼓樂之聲遠近相聞。村人公用的各式各種年貨十九是在年前趕造停當，多半依照舊例各按人口分配，有那出力最多的經過公議還有獎酬，人也受到眾人敬愛。還有一些應時的年景和未制完的糖果花燈之類都在議事廳前，兩排工房內外，在巨燭鬆明朗照之中，由那善於製造的人領了一群男女村人分頭下手。

另一面用木板搭成十多丈長的木案，食用之物堆積如山，由七八十個年紀較老的男女村人主持分散，各取所得。案前領取年貨的村人事前均早排好次序，應時而至，奉命輸值不能來的便由家屬旁人代領。只管人多，物品種類又多，連幼童練習打獵的刀槍器械也是大量堆在那裡，這類按人分配之事從廿三日起每日夜飯前後均要發上兩三次。

當年全村共有一萬多人，非但絲毫不亂，往來領取均有一定時地，到了就拿，並不耽擱光陰，反因當地寬大，花燈最多，廿六日起越發光明如晝，平添一副雄壯歡樂而又整齊的場面，如由山亭憑高下望，領取年終慰勞禮物年貨的村眾宛如三四條長蛇接連不斷，時東時西，蜿蜒遊行在那燈山花海之中，只管一個個笑逐顏開，興高采烈，彷彿從頭到腳都籠罩著一層喜色，快活已極，但聽不到一點喧嘩爭吵之聲。

人們也是順著一定道路此人彼出，自來自去，沒有一點擁擠紛亂。明是從容緩步，各拿著應取之物說笑前行，並無一人干涉指揮，偏是那麼安祥自然，沒有絲毫矜持。

這類和平安樂的人間樂土，在以前專制帝王時代常人便是睡夢之中也未必能有發現，休說以前未在山中過年的外來佳賓驚奇稱贊，連鐵笛子夫婦也因在家過年時少，雖然見過兩次，但無當年之盛，覺著共只幾年工夫，這班天真純樸的村民竟會自然而然有此意想不到的美景盛況，可見他們勤勞忠勇，容易分清是非，只不踏在他們頭上，終年壓榨侵害，使其不能安身，稍微加以指教，他那本身智能便可自然發展。

因是人多力大，又先選出一些最好的做榜樣，於是爭相倣效，知道先公後私，結果公私一體，為了眾人便是為了自己的道理，一切均關本身福利，全都勇於任事，樂於出力，誰也不願做那壞人懶漢了。因其全體打成一片，自然力量越大，事業也是無窮，人力用不完，山林川澤之利更取之無盡，這日子怎不越過越好？人心也就自然歸善，培養起好的道德與善良的風氣，永不再見一個敗類，這是多妙的事。

話雖如此，這些以前都是一些璞玉渾金，如非為首的人能夠領頭主持，按照他們切身利害集思廣益，樣樣照著他們心意因勢利導，隨時隨地研討改善，也不會有這樣好、這樣快的成就。

似此本質善良，天性更厚，多經患難辛苦，識得善惡去就的人們，明是富強國家的最好根基，一班窮奢極欲的專制帝王偏要拋棄他們，不與合而為一，反而濫用淫威，侵害壓榨敲骨吸髓惟恐不盡，豈非天下第一號的混蛋！

村中設施只限山中一隅之地，當家天下的萬惡制度未消滅以前，天下之大，億萬人民之眾，不是身臨其境自然還有許多沒想到的地方，但是無論何事，只要真正公平合理，按照切實情形，一面由主持的人掌穩了舵，定好國家根本大計，一面本此方略，各以其能；各取所值，人無棄力，地無棄利。

人知為公而不為私，所謂為公還是為了眾人，結果每一個拿出智力的人都能身受其福，出力最多的人均能得到國家獎勵，而其應得的報酬也只及身而止，身後雖受眾人的敬仰，但在新制度之下人以不勞而獲為恥，加以老有所歸，幼有所養，國家決不拋棄為公眾出過勞力的人。

一面無論何人均要出力任事，必鬚髮揮人身固有的本能，才能名利雙收，享受榮樂。祖父雖有遺產，子孫卻以接受私財為辱，要拿自己的力量取其所獲，這樣財富就因少數人之出力較大，所得較多，也只享受到他應有的收穫，所爭只在為國為民出力最多的榮名，無須再作子孫後世之謀，大量財富不致被少數人所把持侵奪，人也無一肯作此想，自然家給人足。誰都想過好日子，誰都樂於出力，哪裡還有不公平之事發生！似此比這個還好十倍的太平盛世一旦實現，那是多麼快活！

心正尋思，忽聽一聲離鳴，滿地燈光映照，天空紅影中一團黑影已由小而大，飛星下墜，朝當地直射下來。場上村眾方在昂首歡呼：「我們的黑離來了！」南曼一聲歡呼，已搶先往亭外崖口縱去，同時黑離也將兩片鐵翼一收，斜射下來，落向南曼肩膀之上。

鐵笛子早就發聲相應，跟蹤趕出，見雕口和雕腿上均有書信，左爪還抓著一隻玲瓏精緻的花籃，異香撲鼻，內中放滿一籃鮮棗，都有鴨蛋大小，隆冬之際哪有此物，俱都驚奇不已。一數滿滿一籃只得一百多個，籃底還有一封束帖。

鐵笛子剛將雕腿所綁兩封書信取下，看那發信的人是誰，聽說籃中棗大，從所未見，業已心動，再見南曼正就燈光想要拆看，猛一眼瞥見束帖外面寫有祖旺密啟，旁邊還有容緘二字，猛的想起一人，一見旁邊人多，雖然都是自己人，終恐內中藏有機密，黑離又在一旁低鳴示意，伸爪想將束帖抓回，南曼高興頭上還不知道，又恐旁立的人誤會。

忙先伸手接過，笑說：「難得請這兩位老前輩都有回音，你看黑離右翼凌亂，分明途中遇見強敵，等到尋見諸位兄姊由我向黑離問上幾句再同拆看不是一樣麼，南妹何必忙呢！我們同到下面，先將諸位兄弟姊妹請來，把這聞名多年第一次才得見到的安期棗請大家嚐一嚐新，如其夠數，再向村中有功勞的弟兄姊妹每人送上一枚，不也好麼？」